

烟草：舶来的享乐(上)

□ 李梓

“她从南美古文明走来,魅力四射、使人兴奋,却又充满欺骗、暗藏杀机;她被爱过、恨过、禁过,却仍有着过多的魅惑……”虽然烟草进入中国只有 400 来年的时间,但却迅速俘获了国人的心。在满足国人的嗜好时,烟草也改变了中国的农作物格局和人们的生活理念。

崇祯十二年(1639 年),上谕严禁吸烟。在那个烟草刚刚传入的年份,说种植烟草与争领地为时尚早,崇祯帝如此严厉的禁烟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据说,其中一个朝廷没有公开的原因,是崇祯认为“吃烟”与“吃燕”诸首,不利于保卫首都。此时,崇祯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北方满清的崛起对燕京的威胁。

但令崇祯皇帝想不到的是,尽管他三令五申严禁吸烟,但仍然无法阻止烟草的蔓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吸烟提神,有利于驱寒避瘟。明初及明中叶,明朝的大量兵力被派往云贵等地驻扎,明后期,则大量调往东北,无论云贵的瘴气,还是东北的苦寒,部队都有赖于烟草来帮助士兵克服水土不服的问题。蓟辽总督洪承畴根据军队实情,请求开禁。

雪茄是一门哲学

□ 新华

吸烟有害健康,但只要不是在公开场合,只要不是旁若无人地损害他人的健康,在袅袅升腾的烟雾中享受应该是一种权利。

雪茄与绅士一直有着不解之缘。当年很多人在家中专门修建雪茄室,在盛装晚宴结束后留出专门的“雪茄时间”,甚至还有专门为雪茄和烟斗准备的吸烟衫(Smoking Jacket)。即便是现在,一些高档会所也会设立专门的雪茄吧,三五知己可以在这里享受吞云吐雾的快乐。

雪茄不同于普通的香烟,玩转它是一门复杂的艺术和学问。不仅是选购、品鉴,单是享用和保养就有很多门道。

首先,不要用汽油打火机点燃雪茄,那种味道会彻底破坏雪茄特有的香气;专用的加长型的无硫火

小小的烟草竟然成为影响军队战斗力的关键,崇祯皇帝也只有同意。

朝廷开禁后,民间卖烟,题款“熙朝瑞品”,官吏居然不追究大不敬之罪。烟草最终没有帮助明军抵抗住满人的进攻,但它自此却从军队传播至民间,成为在中国流传最广的嗜好。

开门八件事

满清入关,明朝灭亡,到了康熙朝,中国的政治格局开始稳定下来。满族是中国最早接触烟草的民族之一,在满清未入关时,水烟已经在满族贵族中流行起来。入关后,由于朝廷对八旗子弟优待,更是增长了吸烟之风。在北京的鼓楼、大栅栏一带,开始有烟铺出现,专营各种鼻烟、烟丝、烟具,烟瘾也从京城传向全国。而烟草的种植,也从福建蔓延开来,如江浙等人多地少的地区,也开始大面积种植,让官员担忧挤占粮食产量。

此时中国的烟草铺子,出售的是烟丝。烟丝需要从农民手中收购晾晒干的烟叶,然后储藏去杂气,加上酒和香料熏制,然后切丝,成为各家烟草铺子各具风格的烟丝。其中

的工艺原理,与今天烟厂的工艺相同,只不过是手工加工。

吸烟丝所需要的工具是水烟筒,这东西来源自阿拉伯,流传到中国后,用白铜制造,外形更加小巧,深得贵族妇女的喜爱。而大老爷们需要出门随身携带不便,就发展成简单的旱烟筒,下面挂一个烟袋。

乾隆朝时著名的才子纪晓岚,因为烟瘾实在大,而每天凌晨上朝的路途又遥远,因此特制了大烟袋,一袋烟够抽一天,因此得一绰号:“纪大烟袋”。

烟草的流行,使得北京已经把“开门七件事”扩充到八件事。大户人家,每家得必备鼻烟壶、水烟筒待客。清朝鼻烟中有一个著名的鼻烟品种叫“十三太保”,一套一共 12 个小壶围着一个大壶,客人来的时候,一大盘端上来让客人挑选不同的风味品种。鼻烟除了做工精良各具风味,鼻烟壶也用玉雕成,并发展了内画、微雕、珐琅掐丝等工艺,变成了艺术精品,是今天清收藏的一大类藏品。

水烟之中,也有各种烟具的讲究,从材质的追求到表面的浮雕工艺,精益求精,水烟筒里面的水也有各种香味的区别。旱烟筒一般是不

能拿来待客的,有的人把旱烟筒制造得特别长,吸烟的时候得由家人或仆人点火,甚至有人负责端烟锅,那是另外一种谱了。由于烟草种植普及,到清中期,吸烟人群也从上流社会逐步扩散到下层大众中去,贩夫走卒之流也开始抽烟。清朝时火柴还没有普及,抽烟人就随身携带纸媒子,一吹就燃。

烟草大面积的种植带来的后果就是用于粮食生产的农田被一步步侵占。而天下土地财物恒数,保障耕地和粮食产量,才能保证天下太平,是中国历朝历代一贯的国家主张。于是禁烟又开始提上日程,康熙下令:“不许种植,不许贩卖,违者与通番同罪。”

但民间的种植热情并不因一纸禁令而停止。在乾隆时期,大臣们又曾多次在朝廷公议禁烟,乾隆都没有明确态度。后来,在晚年的一次奏折批复中,他才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态度:“民间酿酒种烟等事,所在皆有,势难禁止。从前科道中曾有条陈禁止种烟者,以其不达事体交部议处。”

在朝廷的默认态度下,中国的烟叶种植面积迅速增加。至光绪年间,税务大臣估算,民间种植和销售

的纸烟烟丝等,每年已经合计 50 万吨,因此建议朝廷收税。勘议之下,烟丝的税率被规定在了 5%左右。至此,烟草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经济作物。

卷烟帝国

1890 年,美国烟草大王杜克联合美国五大烟草公司——美国烟草公司、奥格登公司、大陆烟草公司、美国雪茄公司、统一烟草公司组成美国烟草公司,以其雄厚的财力进入英国。英国烟草界为维护自身利益,组成帝国烟草公司。两家公司的竞争,不止是英国或美国的烟草市场份额的争夺,更重要的是对世界市场的瓜分竞争。

至 1902 年,美国烟草公司出资 1/3,帝国烟草公司出资 2/3,组成英美烟公司,设总公司于英国伦敦,旋即向世界各地扩展,中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新西兰、加拿大、澳洲、非洲等地均相继设立分支机构,由伦敦总公司统一领导,对世界烟草业实行垄断性经营,产制运销网遍布全球,开启了世界性的卷烟征服时代。



终处于稳定的火候,使香气发挥到极致。雪茄抽到适可而止,好的雪茄可以自动熄灭,切勿掐灭。还有,一定要用单支装的雪茄储存器收好,否则味道就差了。

“抽得少一些,但抽得久一

点,把它变成一种仪式,一种哲学。”这是李诺·大卫杜夫对雪茄的诠释。雪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体验,不要匆忙地点燃它,心情放松才能最大限度地享受雪茄的乐趣。



□ 黄中元

认识和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不抽烟,但大家并不知道我一些埋藏在心底与香烟的故事和情结。

刚开始接触香烟是 35 年前的往事了。当时家里特别困难,母亲去世后,父亲作为被监督劳动的“专政

对象”和“极右分子”,成天就在村里做着别人不愿意做的重体力活。饭后休息时间,父亲总会点燃一支香烟,美美地吸几口,以解除劳累。

那时最时髦最好的香烟就是一毛五一包的“大公鸡”和七分一包的“山羊”,再贵点的就是两毛一包的“游泳”烟了。而父亲抽的是没牌子

公不作美,顷刻间电闪雷鸣,黄豆般大的雨滴倾泻而下。我拼命地往不远处

这间房子。昏暗的房子里空空如也,除了斑驳的墙壁和满地的黄泥土,再没有别的东西。房顶是用茅草盖的,很严实,不漏雨也不透风。虽然房屋简陋,可它让我躲避了这场意外的大雨。雨过天晴后,我安然地走出烤烟房,忍不住回头看了眼满身湿漉的它。

我的香烟轶事

的,也没什么价钱的,因为那是我自己制的特殊香烟。

当时,母亲已经去世几年了,家里事务基本是 14 的姐姐在操持,11 岁的哥哥和 5 岁的我都属于姐姐管理的下级。为了心疼曾是教师,现成为农民受“改造”的父亲,姐姐总是想尽办法节省点钱为父亲买上几包“山羊”牌香烟,但买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父亲抽烟的速度啊。父亲的香烟经常出现“断顿”的尴尬和无奈。

没办法,姐姐就给我们下任务,要我们到处捡别人抽完的烟头回来。于是,我和哥哥外出都把头低着,到处寻找别人丢下的烟头。遇到有男人聚集的地方,特别是有红白喜事

的场合,我们都喜欢走进去寻找。为了不让别人发现我们捡烟头的

的尴尬,哥哥经常向我传授技艺,那就是发现烟头后,就站在那里,趁人不注意时再弯腰捡起来放进口袋,那样就能既捡到烟头,又不被别人发现。

后来,我们捡烟头的事还是被别人注意到了,刚开始,别人以为我们小小年纪在偷偷抽烟,就笑话和劝阻我们,让我们很是尴尬了一段时间,也让我们在人群里捡烟头的次数只能尽量少些了。

有一天,我在村里上茅厕时,突然发现里面有很多烟头,于是就小心都捡起来带回家。从此,我和哥哥就有了捡烟头的新地方。只要看到有抽烟的男子从茅厕里出来,立即装作上厕所的样子跑进去,寻找别人丢下的烟头。这样一来,烟头的产量自然提高了很多。

的。老人孤身一人生活,一辈子没有成家,唯一的“亲人”就是我的爷爷,他们情同兄弟。老人视烤烟房比自己的生命还重,一直精心看管着。后来年龄越来越大,没有能力种烤烟了,他便把床搬进了烤烟房里,在房子旁边搭一个小茅棚,作为自己的厨房。老人和爷爷经常在茅屋里边下棋边喝酒,老哥俩无话不谈,烤烟房成了他们晚年最开心的地方。似乎,老人的世界里只有烤烟房、伺家酒和他

烟头捡回家后,心灵手巧的姐姐都会全部拆散开,择出杂质,再找来废纸重新卷成一根根的自制香烟。每次看到父亲饭后美美的抽上几口我们制作的香烟,一旁的我们就感到特别有成就感和幸福感。

为了提高自制香烟的产量,后来,聪明的哥哥还收集了门前已经枯萎的丝瓜叶,夹杂在烟丝里卷成香烟。刚开始,父亲还没抽出异常来,后来也许是加的量太大,父亲抽时,经常要咳嗽半天,哥哥就吓得再也不敢掺假了。

捡烟头,自制香烟,解决父亲的烟瘾,这是我在童年时代跟香烟的接触,也是我最早与香烟的故事,夹杂其间的除了是困难时期的辛酸,更多是家的温馨和幸福。

后来,爷爷患病去世了,走得很突然。老人知道后非常难过,情绪变得越来越低落,很难见到往日的笑容了。因为,他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好兄弟。而烤烟房里,再也没有见过老人的身影。他又住回了以前的老窝棚里。

爷爷走后的一段日子里,老人偶尔也来我家坐坐。嘴里说得最多的是:“想不到我兄弟走得这么匆忙,今后再也没有人到我烤烟房里喝酒了……”

旧式的烟铺经营

□ 宁波

烟草名“谈巴菰”,本是一种草本一年生的植物,因为叶子能做卷烟、烟丝、鼻烟等,故又称烟草。烟叶有轻麻醉性,能刺激人的神经,所以人们多用来解除疲劳,日久便成了一种嗜好。烟叶中含有的尼古丁毒素对人很有伤害。烟草自明代由吕宋传入中国,后在关东一带盛行。后来明满构衅,明廷把烟草列为违禁品不许入关。清代统一中原,烟草公开,于是出现了各种吸食方法。

旱烟由旧式的烟铺经营,以前有的代开钱票的,名“烟钱铺”,一经官面登记,挂出钱幌子来,便能兑换银两,代老虎夹剪,开具银票钱票行使市面,代理人民和商家存款,和大银号炉房全有来往。除了不能开“龙票”、代理官库以外,一切本地的金融流通,全能做的。但大烟铺仍只经售烟叶、烟丝、卖槟榔、豆蔻、蓍砂等。北京最大的烟铺以大栅栏南豫丰、鼓楼北豫丰、隆福寺街恒丰厚为最年远,始终保持着冬日盘香、夏日火绳供过客吸烟的旧规矩。

烟铺经营的烟类,烟力最大的以叶子烟为主,计有:“顶上拣选关东烟”、“顶高关东烟”、“高关东片”、“中关东烟”、“原把台片烟”、“顶高叶子烟”、“叶子烟”等几种。吸烟的人如觉烟力大可以购入“白定子烟”。关东烟和叶子烟虽然烟力大,但不伤肺,痰也比吸纸烟为少。初学吸烟的,多数先吸“白叶子烟”和“杭州香奇烟”、“白香奇烟”、“金塘叶烟”,另外可以加点“南定子烟”,稍微提提烟力。

旧时文明一些的人和妇女以吸潮烟为主,有高、中、次三种档次,如“郭元顺烟”、“丁瑞泰烟”。郭和丁都是南方制潮烟的专家,日久便以人名做烟名了。另一有种带香味的“兰花烟”,只女人和老太婆喜吸,通称“老太太烟”,吸者若要带点“兰花籽”,香味更烈。北京有两句顺口溜说:“老爷子烟儿,关东杆儿;老太太烟儿,兰花籽儿”,实在“老爷子烟”是“老叶子烟”,可以想见两种烟力之强弱。老太太烟还有一种“杂拌烟”,香味很盛,但又不同于兰花烟。

再有一种水烟,以烟丝为主,是较为贵族化的。较有名的有“永茂净丝烟”、“锦川净丝烟”、“顺和老叶皮丝烟”、“青条丝烟”和“丹凤牌”、“老国旗牌”、“金狮牌”等皮丝烟。后几种带牌号的虽然是后兴之品,也有三四十年以上了。烟铺除了烟叶烟丝以外,还卖槟榔等物。槟榔有“生槟榔”、“熟槟榔榔”、“胡槟榔”、“盐水炒槟榔”等。

普通人多喜用盐水炒槟榔,但实在不如生槟榔坚实而有克食的效果。还有一种槟榔别品,名为“枣核槟榔”,最为深闺少女所欢迎。槟榔能消食,但食后满口流红涎。枣核槟榔细小,食后没有流红口水的毛病。再有去口中秽气的“豆蔻”,有名的是“东坡豆蔻”、“紫豆蔻”,确和入药的豆蔻大不相同。其外便是“蓍砂”,以“整蓍砂”、“广蓍砂”为上品。

爷爷去世后不到一年,老人也离开了人世。那是一个冬天,下着很大的雪,烤烟房被皑皑的白雪裹得严严实实。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爷爷去世前,家里很穷,没钱给爷爷看病。就在全家人绝望而又无能为力的时候,老人拿出了一笔钱。原来,为了挽救他的老兄弟,穷困潦倒的老人卖掉了自己唯一的房子——那间他最心爱的烤烟房……